

皇后吕雉——情绝

皇后呂雉

——情絕

元 陽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

1995·成都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段百玲

皇后吕雉——情绝

作者:元阳	ISBN7—5411—1294—1/I·1213
1995年5月第一版	199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1—10,000册
印张:13	字数:300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都达印刷企业有限公司印刷
定价:13.80元

内容简介

正值二八妙龄的吕雉随父亲吕文及全家从单父县避仇来到了沛县城，县令吴蔡是吕文少年时代的朋友，但此时吴蔡那双隐约露出淫荡之气的眼睛却盯上了长得如花似玉的少女吕雉。一方面，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娶上吕雉；同时，他也想自己能纳了她，娱娱晚景，享点老来房中之乐。

但是，大出所有人意料之外，就在吴蔡安排的替吕文接风的晚宴上，吕文竟将吕雉轻许给了小小的泗水亭长刘邦。刘邦足足比吕雉大十六岁，而且，是沛县最出名的无赖，成天与杀狗的樊哙、替吴蔡赶马车的夏侯婴、以及在红白场上吹吹箫子的周勃之流搅在一起。所好者唯酒、色二字，虽年过三十尚未婚娶，但却一直在外蓄妓养娼，并有了私生子。

故事一波三折，就在吕文打算让女儿吕雉与刘邦见面时，却意外得知，吕雉奇怪地失踪了。

原来，吕雉初来乍到，便被当地一伙地痞、无赖所劫掠，卖到了沛县城畔的云泽湖中一艘最豪华的花船上。鸨母为迫使吕雉就范，设局故意将吕雉安排在妓女接客的隔壁花房中，以乱其心性。情窦已开的吕雉果然中套，不能自己，无法自持，但她虽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渴求一个男人，可她仍不甘心让自己的处女之血轻流，因为，她要把自己少女的身体交给一个她所心仪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与她曾有数面之交的雍齿。

雍齿是一个名震沛丰的豪侠，他正在组织一个志在推翻秦暴政的蝙蝠会。围绕蝙蝠会的一份神秘的名册，江湖上正风波迭起，仇杀、奸杀大案不断。

雍齿看见吕雉之后，那张剑客冷漠的外表下，内心掀起了感情的狂澜。他开始了营救吕雉的行动。他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号称“天下第一赌魔”的卞审，要从鸩母手上赢回吕雉……

同时，刘邦也发动了自己所有的朋友：三教九流，乃至鸡鸣狗盗之徒，遍寻吕雉；只差挖地三尺，始终一无所获。

就在花船上，吕雉度过了自己终生难忘的初夜，她还愿一般将自己处女的身体交给了雍齿。又逃离花船，来到一座叫香铺的小镇上，开始了他们激情狂放却极其短暂的性爱生活……

另外一个女人出现了，这是著名侠客高渐离的女儿高牒玉——一连串奸杀、仇杀大案的幕后操纵者。她站在敞开的门口，望着旁若无人、在床上翻江倒海的雍齿与吕雉，那平静的外表下，内心却揪痛不已。因为，雍齿乃蝙蝠会一舵之主，她心中唯一的大侠。凡侠者，有所嗜必有所败。为挽救蝙蝠会，同时也为了挽救雍齿，一个要让吕雉从雍齿身边消失掉的借刀杀人的计划又在高牒玉心中酝酿成熟了……

全篇一气呵成，故事扑朔迷离。文笔流畅、优雅，其中展现主人公性格与命运不可或缺的性爱生活，也同样写得情深感人，堪称一部融历史与言情于一炉的精美之作。

目 录

第一章	天生贵人	1
第二章	龙种	18
第三章	除了雍齿，谁敢动我刘邦的女人	34
第四章	五卮酒	48
第五章	切莫把我当成一个好人	65
第六章	刘季……我把女儿嫁给你算了	82
第七章	沦入娼门的吕雉	102
第八章	又一个女人被奸杀了	119
第九章	别人只自夸酒色之徒，我却道地是个赌色之徒了	133
第十章	人生无奈，莫过情与欲这二字	154
第十一章	吕雉的初夜	172
第十二章	你当我刘邦是傻蛋……这就叫各得其所	193
第十三章	吕雉，认命吧。你天生便不是我雍齿的女人	214
第十四章	便萧、曹也这般鬼鬼祟祟	235
第十五章	都是你要我，我也要你一回行么	258
第十六章	吕雉跪倒在萧、曹脚下	278
第十七章	不给女儿我也便算速，却不该恁般捉弄我	304
第十八章	合卺之夜，刘邦失眠了	326
第十九章	与雍齿比，我丈夫刘邦只是个无赖	344
第二十章	吕氏身世之谜：秦始皇也姓吕	364
第二十一章	芒、砀山中的天子气	385

第一章

天生贵人

在通往泗水郡沛县的道路上，几匹驽马和一乘罗帷篷车正缓缓而行，不时停下来。看看天色将晚，疲顿不堪地坐在领头一匹瘦马上的那个须髯飘飘的男人无奈地瞥了瞥身后的罗帷篷车，终于又催动马匹，朝前走去。

他们慢慢走进了一片碧森森的松树林，天上扯起雨来，细雨霏霏，随风飘拂，像是一团拨不开的蒙蒙雾气。天空变得越来越黑，云层沉坠在树梢头，酝酿着大雨。树丛也阴暗下来，显得阴森可怖。

长须男人警觉地扫视着黑黝黝的四周，眉头紧蹙，扭头朝罗帷篷车后面压阵的那个骑在马上年轻人喊了一声：

“释之，留心些。我到前面去看看。”

说着朝自己坐下的瘦马猛加了一鞭，颠颠跳跳着在林间匆匆穿行，很快将那辆罗帷篷车丢在后面。

时值夏日燠暑，长须男人的全身衣袍早已湿透了。脸上汗珠雨珠流成一片，浓密的长胡须缀着水珠，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马蹄践踢着地上的枯枝败叶，时而溅起一串串污泥浆水，散发出阵阵霉烂气味。成群的蚊蚋不断围上来嗡嗡唧唧，驱之不散。

他没有想到这片野树林这么大，策马狂走了足足半个多时辰，竟仍没有穿出越来越阴暗的树丛，树干扭扭弯弯的矮脚松倒是生得更加浓密。他心中叫苦不迭，叹了口气，抽身解开系在马鞍座后的一只大葫芦，仰脖“咕咚咕咚”地饮了几口。葫芦里的茶水尚余微温，喝在嘴里却有一股发馊的陈腐之味。他的眉头皱得更紧。

猛地一阵橐橐蹄声，前面林间悠悠晃晃闪出一骑。鞍座上竟也挂着一只大葫芦，系着根红丝带。宽大的黑衣袍里套着一具佝偻的身躯，胡须花白。待再细看，那坐骑却是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青驴，驴背上还架着两杆长枪。

长须男人不由紧握了一下腰间佩着的那把“快哉”宝剑柄，策马上前，拱手道：

“在下这厢有礼，敢问这条路，可是通往沛县的县城？”

那老人在驴背上慢慢张开眼来，好奇地望了望长须男人马鞍后的葫芦，半晌乃笑道：

“足下顺这条路走，可是要绕大弯了。老朽正无事，指引你一段吧。”

长须男人见那老人瞅着自己的葫芦半日，必是将自己认作走江湖的郎中了，赶忙道了声谢，也笑着说：

“恕在下唐突，想来前辈也是个大夫了。”

老人哈哈大笑。

“老朽只是个云游四海的道人。”说着拍了拍驴背上的胡

芦，“这葫芦是空的，怎比你那葫芦藏了许多灵药呵。老朽只是喜欢这葫芦，故常佩带在身边，这里的人都唤老朽作空空道人。呵呵。”

老人呵呵笑着，仰首吟道：

“柱杖两头悬日月，葫芦一个藏山川。”

长须男人连声许诺。

空空道人接着问：

“听足下口音，似是山东单父人，莫非是去沛县访友？”

长须男人愣了愣，心想既然是个尘俗外的道人，也不怕披露了自己的行藏。

于是回答说：

“先生真是好眼力。在下单父吕文，正是前往沛县拜访一个朋友。”

空空道人细细地斜了吕文一眼，嘴角浮起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莫非口碑吕公的，就是足下？”

“不敢，不敢。”吕公连声说。

“不知单行，还是带了宝眷？”空空道人微哂道。

“不瞒先生讲，却是拖家带口。”

“原来是要去沛县长住。”

“随居而安而已。落泊不羁之人，何方又是长住之地呀。”

吕公说着，幽幽长叹一声。

“那么，宝眷呢？”

“还落在后面。”

“既然如此，我们就等宝眷来了再走吧。”

空空道人说着，翻身下驴，从驴背抽出两根拐杖，支着身

子，蹒跚着走到路边，将那只空葫芦放在脚旁，靠着一块大青石打起盹来。那匹老青驴也踱到林间，悠悠然吃起草。

吕公心中暗笑：“我还认作是两杆长枪哩，却原来是个跛仙。”

然后也翻身下了瘦马，望着郁郁苍苍一片黑松林，木叶乱响，不由有些心悸。

2

好大一会，才隐约听见后面传来的车轮辘辘声。那罗帷篷车在一前一后两匹弩马的护卫下，慢慢露出远处的树丛。

坐在那两匹弩马上的，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前面的一个，身体长大，四肢匀称，一张如琢如磨的精致脸庞，透出坚毅、飘逸的神色。漂亮的双眉下，那对乌亮的眼睛，炯炯有神，虽然一路上受尽颠簸之苦，但仍闪现出那照人的光彩。而后面的年轻人，与前面的那个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身体瘦削，表情沉郁，尤其右额上刻的那条长长的刀疤，使他的模样愈加显出几分丑陋、凶狠，像暗藏了一种令人畏的杀气，也就给这队疲乏、泥渍斑斑，仿佛在落荒而逃的车仗和人马增添了几分令人不安的成份。

这两个年轻人等看见远远歇在前面的吕公，不由双腿一夹，几乎同时驰到吕公面前。

两人翻身下马，并排而立，嘴里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父亲大人。”

吕公微微颌首，扭头望着已从地上爬起身走近来的空空道人。

“快快拜见过道长。”

俊逸的那个连忙一揖到地，嘴里说：“拜揖道长！”

额上有刀疤的那个挺直着身体，双手抱拳，揖了揖，眼睛里露出几丝戒备的目光，没有言语。

空空道人朗声大笑，还过礼：

“原来是两位公子。”

“犬子吕泽、释之。”吕公分别指着丑陋的与俊逸的两个儿子向空空道人介绍。

空空道人细眯着眼，紧盯着吕泽、吕释之兄弟俩。

“两位公子相貌不凡，日后前程无量啦。”空空道人说。

吕公只当空空道人讲的是恭维话，连忙谦虚了几句：

“不学无术，走马逐鹰之流，谈何前程两字。”

空空道人不由诡秘地一笑。

“王者逐鹿，诸侯逐鹰。”空空道人说，“这也就是好大一片前程喽。”

这时那辆罗帷篷车也慢慢行到几个人身旁，赶车的车夫“吁”了一声，拉车的两匹枣色牝马几乎同时停下来喘着粗气，有些摇摇晃晃，似乎已累得轻轻一推便要瘫倒在地上。

车夫是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高颧、深目，腰背略驼，面部的表情呆木，暗藏着几分诡谲。

吕泽看见篷车停下来，额上那道长长的刀痕慢慢发红，变紫，鼓凸出来，瞪着车夫，骂道：

“你这鸟人，太阳偏西时你就说快到了，到了，这倒是到了哪里？”

车夫憨憨地陪着笑：

“公子休要心急，再过半个时辰，沛县的县城也就在你眼前了。”

“放你娘的臭屁。”吕泽大吼一声，“半个时辰前，你也说‘半个时辰’，行了这许多路，却又‘半个时辰’，你他娘敢耍你爹？”

吕公一声断喝：

“吕泽！”

空空道人扬声大笑。

“好！好！”一边笑，一边跟吕公说，“天色渐晚，我们还是先上路吧。”

吕公本来想将坐在罗帷篷车中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向空空道人礼节性地介绍一番，见空空道长并无相见的意思，便点头说：

“好。相烦道长了。”

空空道人没有再说什么，收起拐杖，爬上了驴背。

3

吕公与空空道人并辔走在前头，篷车随后而行，吕泽弟兄俩缓缓走在后面。

走了一阵，吕公微微一笑。“空空道长，你我莫非缘法相投，这药葫芦将我们系作一处了？”

“足下俗缘未尽，恐怕还有三灾六难的磨练哩。”空空道人说着，扭头瞥了瞥后面的那辆罗帷篷车。“老朽无端撞着，也算是造化。”

正说着，空空道人忽然神情一凛，仿佛胸腔深处爆发出一记清嘹的长啸，那头老驴同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冲出数丈之远。

“小心，前面有人。”

空空道人发出像是受了惊吓的高叫，瘦骨嶙峋的身躯在青驴背上摇摇晃晃，仿佛眼看就要被朝前急奔的青驴颠下来。

空空道人的叫声未落，松林间早已闪出三条大汉，拦住了去路。为首的一个一手执利刃，另一只手上前一把紧攥住那头青驴的缰绳，大声喝道：

“你们这伙驴骡，都给你家爷爷站住了！”

吕公怒起，想着上前厮斗，手刚碰到腰间“快哉”长剑的剑柄，忽觉背后一阵刺痛，一支利剑已挑破了他的衣袍。

“休得妄动！”

他的手即刻松了，不用回头去看，他知道后面的两个儿子一定也像自己这样被人制服了。

空空道人这时犹如木头一样枯坐在驴背上，垂着头，神色木然地听任这伙强人摆布。

为首那个大汉嘿嘿一笑，用手指试了试刀刃：

“你们都给我听了，顷刻你们便得做这刀下之鬼。可是怨不得我们。我与你们昔日无怨，今日无仇，我们只是看几两银子的薄面上。怨有头，债有主，到了阴曹地府，你们跟昔日仇家索债去吧。”

吕公心中浩叹连连，闭目引颈，不再言语。就连他也不知道究竟是谁买通了这伙强人，要杀死他。他在家乡单父结下的仇人的确太多，连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因为他是单父县的狱吏，又是一个断案好手，上任初曾一日连断数桩滞狱。虽自以为至公，但断狱之事，既有一方拍手，弹额相庆，必然就会开罪另外一方面的人。更兼他生性刻峻，获罪者免不了饱受拷掠之苦，日久天长，不由与很多人结下死冤。儿子吕泽额上的刀疤正是这样被一个亡命之徒砍伤的。他明白在单父不能再呆下去，这才想着带全家人去沛县躲一躲。沛县令吴蔡是他幼时

的玩伴，好朋友。能躲到沛县令的县衙里，这原是一步稳棋，谁知道竟然还是在半路上被仇人劫住了。但这次为了避祸离开单父县，他自忖前前后后考虑得已够周密的了。他先让女眷与大儿子吕泽先行，自己和小儿子吕释之仍留在单父，又让吕释之与一伙呼么喝六的朋友故意混搅在一起，给别人制造他们仍在单父的假象，估摸女眷已近沛县地界，父子二人这才在这天半夜偷偷溜出单父城，追上了先行的吕泽和女眷。他不知道这消息是如何走露的，想来也是天数吧。

这时他听见空空道人坐在老驴背上，差不多是嘟嘟囔囔地说：

“只不知你们受何人指使，贪昧钱银，要害我这条老命。吐个名儿来听了，死也瞑目，他日化冤魂也不缠你们数个。”

一直坐在那辆罗帷篷车上赶车的车夫这时忽然冷笑一声，高声叱道：

“老贼奴，休得罗唆！死期临头，还问东问西什么？只记住明年今日是你们的忌辰就是了。”

吕公一惊，盯着车夫，不由脱口问道：

“你是谁？”

车夫嗤了一声：“替你赶车的车夫。”

“你究竟是谁？”

车夫在篷车的车柱上微微蹭了蹭那只驼背，“老子被你害成这副模样，你这婊子养的，竟然都忘了。”愤怒的目光像两把利刃直刺吕公。

吕公茫然地摇晃着脑袋，搜索枯肠，但无论如何还是想不起来此时就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仇人究竟是谁。

他不由喟然长叹了一口气，又闭上了双眼。

空空道人不由淡淡一笑：

“原来都是吕公仇家，那贫道倒有一言相问，老朽一生漂泊，信的是无为，效法的是自然，于事无碍，与人无梗，不知老朽可否能脱了这场凶厄？”

说着抖了抖仍抓在那大汉手中的缰索，一副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架式。

“走？”车夫冷笑道，“你这一走，我们可就走不脱啦。”

那伙强人闻声大笑起来。

“委屈你这条老狗陪殉他，还不好好向爷们谢一声。”那抓着缰索的大汉粗野地大笑着说。

“原来你们正儿八经是伙强人，这就怨不得老朽了。”空空道人轻轻地说，但每个字都吐得分外清晰。

说时迟，那时快，挂在驴背上的那两根拐杖忽然像着了一股神力，凌空而起，只见两道寒光一闪，汇在一处，紧攥缰索的那个大汉已头颅滚落数丈之外，一腔鲜血竖直喷射向高处，身体仍端坐在马背上，半晌，才回过神似地重重栽到地上。

原来那是两柄带鞘的长剑。

双剑如蛟龙出云，青光抖擞。片刻功夫，那些一身肥膘的马背上早没有了一个人影，刚刚还在纵情大笑的那伙强人全一个个影子一样转眼不见了。

甚至连那些肥马也没有觉察鞍座已空，片刻之后，才感觉失去重负后的惊吓。随着一记烈烈长啸，炸散开去，纷纷逃进了树林。

吕公目瞪口呆地坐在那匹瘦马上，方才醒悟空空道人原

来竟是一个绝世高人，等回过神看那空空道人时，只见他早已收了双剑，仍变作一对拐杖，人坐在老青驴上，又恢复了初一相见时的那副模样。

吕公赶忙下马，翻身拜倒在空空道人面前：

“今日之事，若不是先生，在下和全家恐怕早已成了一伙游魂散鬼。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空空道人飘然下驴，上前一把搀起吕公。

“世事讲的无非一个缘字，老朽也是因为这段俗缘未了呀。”空空道人显得有些怅然，“还是先去看看宝眷吧，一定受足惊吓了。”

一句话点醒了吕公，忙赶到篷车那里，看见两个儿子也已站在篷车旁，但那两匹驽马却都已仆倒在地，被割断了咽喉，地上淤积了两大滩马血。

吕公上前揭开篷车的布帘，看见妻子吕媪面色苍白，手中还紧握着一把剪刀，斜对着自己的胸脯。等见着吕公，那把剪刀才软绵绵地脱手掉到车子上。

小女儿吕须更是吓得不行，那副仍很单薄的身体，一直在微微抖索着，蜷缩在一堆被褥底下。让吕公感到惊诧的，倒不是吕媪与吕须的惊吓之状，却是大女儿吕雉的处险不惊，仍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在望着车窗外面。她一直在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幕，目光从横在地上的具具尸体上，慢慢移向骑在那头老青驴上的空空道人。空空道人也感受到了吕雉的目光，竟古怪地在青驴上屈了屈身子，算是施礼。

吕雉不由朝空空道人粲然一笑。

她面容洁白，双颊生春，秀发油黑，双眉如黛，闪亮的杏眼，顾盼流连，刚才那一笑，使她本来就俊美的脸庞，越发显得容光焕发。

她也发现吕公在看自己。

“父亲，这老道，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哩！”吕雉说。

说话时眼睛并没有去看吕公，而仍盯着空空道人和他坐下的那头青驴。

“痴儿，这道长连为父也第一次见着，你却在哪里见过了？”

吕雉这才回头看了看吕公，嘻嘻笑道：

“那一定是在梦里看见过这老道。”

吕公心里忽然一惊，不是因为吕雉孩子气的顽皮话，而是他仿佛第一次窥见了女儿的身体。他这才发现，女儿已经像鲜花一样盛开、吐艳了。蜂蜜色的皮肤，纤细的手臂，束起的乌发，修长的睫毛，丰润的嘴唇，这些与少女娇羞、娴静的神情相映衬，使她显得如此娇艳，光彩照人。

因看破了女儿已日渐丰满、晶莹的身体，吕公稍稍有些尴尬，于是不由加重了语气，似斥非斥道：

“不准浑说。什么老道不老道的，这可是咱一家的救命恩人。”

吕雉像是没有听见吕公的话，忽然叫了一声：

“呀，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什么，雉儿？”吕媪在一旁问。

“娘不是一直在讲，孩儿出生时，就是不哭，一连多少天，后来来了一个道人，用手摸了摸孩儿的头，孩儿才哭出声来的么？”

吕媪点点头，目光变得有些迷茫，极力回忆着那段往事。不仅如此，吕雉出生时，整个产房还弥漫了一股异香，她一生也没有闻见过那股类似麝香、贵重的楠木与清新泥土混杂一道